

心鼓飞扬

□南京 杨玉莲

南京东郊孝陵卫双拜巷有一栋很普通的小楼。小楼的三楼,会不时传出书声、鼓声和笑声。博爱残疾人之家就设在这里。周围的邻居住户都知道,这里有一群永远长不大的孩子——有的患有脑瘫、有的患有唐氏综合征、有的是“星星的孩子”……

春节前一个下午,我接到邀请,来这里参加一场公益研讨会。上楼前,我望了望天上的流云,寒风中似乎已能嗅到一点春意。

迎接来宾的文艺演出开始了,第一个节目就是非洲鼓表演。我注意到,整场演出的灵魂人物,是在舞台右边第二位的女老师。她动作娴熟流畅,眼睛不时扫视着每一位鼓手的一举一动。就是在她的带领下,鼓手们越打越带劲儿,节奏越整齐。在激越的鼓声中,来宾们似乎听到了这些特殊学员的心声,准确地说,是听到了生命的呐喊……这是一首原创乐曲,叫作《博爱的坚持》。

这位干练优雅的女老师,姓蒋,是一位退休幼儿教师。她的两个儿子都被确诊为自闭症。她彷徨

过,她绝望过,最终她和她的丈夫没有向命运低头。蒋老师发现,她的两个孩子对音乐的喜爱、对节奏的敏感,有着常人没有的禀赋,也许这就是引领他们走出孤独与黑暗的一把火炬。夫妻俩决定,要用音乐为他们疗愈,为他们的成长铺路。

三年前,蒋老师正式退休,她打定主意,要用晚年宝贵的时光,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心愿:她要让博爱残疾人之家的学员们,和自己的孩子一样享受音乐的熏陶和快乐。

蒋老师每周都至少来这里上三次非洲鼓课,每次课都是整整两个小时。周一上大课,集体教学。学员中,有的乐感好,有的乐感差,有的总会抢拍子。蒋老师对学员们严格训练,手把手地耐心辅导。学员们越来越喜欢蒋老师的非洲鼓课,所以每次上课之前,大家都会早早地、主动地排好非洲鼓和板凳,按要求坐好,等着蒋老师的到来。每周三和周五,蒋老师会进行小班化教学,因材施教,重点辅导。学员们越来越用心,进步也越来越快。于是,蒋老师决定正式成立“心鼓飞扬”非洲鼓表演队。为

了方便学员们在家中多练习,免去来回背鼓的劳顿,蒋老师自费为表演队买了十面非洲鼓。

小小的博爱“心鼓飞扬”非洲鼓表演队,现在已经能演奏《中国娃》《万疆》《本草纲目》等五十多首曲子了。邀请他们参加各种演出活动的单位也越来越多了。每一次外出表演,都是蒋老师亲自带队。出发前,每个鼓手会背上自己的鼓包,挺着胸膛。每个鼓包里都装着一面非洲鼓,还有一把高矮统一的折叠坐凳。蒋老师知道,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极其宝贵,锻炼多了,他们才能自己勇敢地推开融入社会的大门。

在我动笔写这篇短文的时候,心中有一点忐忑。文中会提到蒋老师两个残疾的孩子,我怕这样写可能会伤害到三年来无私奉献的蒋老师和她的家人。但是蒋老师平静地告诉我:“你大胆地写。我们这些残疾孩子的家庭,早就跨过了这个门槛。”她还叮嘱我:“‘心鼓飞扬’取得的成绩,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,他们凝聚着博爱残疾人之家的老师、家长和志愿者们共同的智慧和心血……”

醉夕阳

□山东滕州 吕奎

我工作的单位是一所乡村中学。我常常在黄昏时候站在教学楼三楼西首看夕阳。夕阳落山的位置大约是西偏北三十度。那正好有几排民房,都是二层小楼,白墙红顶。村庄的南面是一条小河,河北岸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掩映着村庄。几行高压电线划过夏日绿绿的田野的天空,西北是零星树木和远山。傍晚的太阳已经收敛起了光芒,硕大红艳的悬在白墙红瓦的屋顶上,这该是夕阳最美的时刻吧!但这幅画面太美轮美奂了,便有些不真实感。我初见时感觉是一种幻境,仿佛回到了遥远的童年,远山,树林,村庄,田野,河流,亦如几十年前一样,静谧又安详。

我凭栏而望,看着夕阳慢慢坠下,坠入屋顶,直至最后的金边也完全消失不见,只剩下了浅浅的红晕涂在西边的天空。如画布上长长的一抹。又仿佛夕阳褪下的红裙,依旧那么迷人。我也看见了时间的流逝,缓慢又迅速。夕阳拥抱

着它,如鸟儿驭风滑翔,却又更加温柔,更加轻盈!

如此诗意的美景是居于城市的人难得一见的。哪怕住在几十层的高楼上,推窗望去,多是夕阳在楼宇间隐没。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,有时候让我们如茧缚身,倍感压抑。我们贪恋城市的繁华,烦闷时,内心又向往乡村的那份宁静和悠闲。这是当代人割舍不断的感情。我居住在城市,工作在乡村,在别人的眼中或是奔波劳累的,而我在看到夕阳的那一刻,感觉又收获了一份意外的幸福。

记不得哪一次,我望着西天的红晕突然想起钱锺书在《围城》中似也描写过这般景象。回去后找到了那句话:“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,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。”酡红是像饮酒后脸上泛现的红色。是的,当时打动我的就是这个词了。酡红如醉,多么曼妙!那暮色也愈加温柔了,这样的温柔,只需看一眼,心便醉了。

钱锺书描写的是印度洋上的夕阳。确切地说,是夕阳沉入海面后酡红的夜色。何处夕阳最美?我没有在海边看过夕阳,却在山顶看过夕阳。山不是高山,村庄河流依旧历历在目。其实站在山顶远望,本就是一种精神上畅快和愉悦。视野上的辽远和阔大,把所有的压抑一扫而空。就像一口悠长的深呼吸,然后把积郁在胸内许久久所有的不快吐得干干净净,真切地体味到什么是心旷神怡,什么是神清气爽。

夕阳在山,心境不同时也会有不同的感触。李叔同在古道边的长亭送别友人的时候,夕阳便是暖的。一曲柔柔婉转的《送别》,虽氤氲着淡淡的感伤,是夕阳为之上上了一抹暖意,晚风温暖,友情温暖,温暖又缠绵。

而王维驱车上,眼中的夕阳不仅温暖,还有我们难以真正体悟的苍茫。那种苍茫,我想,不身临其境,所有的语言描摹都是纸上谈兵。

一帘疏雨栀子香

□扬州 陆金美

那日下雨,推开窗户,看见离窗不远的银杏树下,有个打着伞的妇女,手里拎着竹篮子,篮子里摆放着一小束一小束系好的栀子花向路上的行人叫买:“二元一束,五元三束。”办公室的同事纷纷下楼买栀子花去了。

我家院中也有一棵栀子树。它是三十五年前,母亲坐了一天一夜的轮船,从安徽的舅家连根带土的带回家的,栽种在院子的西墙下。栀子树在母亲精心管护下,第三年就开花了,栀子花香弥漫整个院子,它的花香沾满了我们的衣服上、头发里、书包上,就连我们说话,也带有香味。

母亲很爱栀子花,但她没有摘一朵插在自己的秀发上。因为那个年代女人是不作兴打扮的。她把一份爱美的心思都放在姐姐的

身上。我记得十岁的姐姐平时会被母亲梳成各种发髻,到了夏天,母亲就把姐姐头发梳编成两条羊角辫子。这个季节栀子花正开,母亲就把刚刚开放的花朵摘下来,簪进发夹,夹在姐姐两条羊角辫子上,真好看。我们男孩是不能在头上插栀子花的,母亲就用针线将几朵栀子花穿连起来,绕在我们的书包带子上。

母亲很爱惜栀子花,她见树上结的栀子花多,任其凋零有些可惜,就摘些栀子花放在竹筐里,在太阳下晒干,就成了上好的中药。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,村里谁牙痛、咳嗽、腹胀等,都会到我家讨要晒干的栀子花,人们喝了一两天栀子花茶就好多了。

到了冬天,母亲会认真打理栀子树,不让它自由蓬生。她把修剪

的枝条插在河边的一处空地上。等来年春天,枝条发芽时,遇到有喜欢的人,就送与人家。所以老家的亲戚、邻居、同学,几乎家家都有一棵栀子树。

我结婚后,住在城里,每年夏季栀子花开时,母亲会从栀子树上采摘很多尚未开放的蓓蕾,从老家送来。此时,我会放几朵在塑料盆里,倒入清水养在书房里,好几天清香袭人。

自从母亲去世,每年夏季,我再也没有闻到老家的栀子花香了。

雨疏疏地下着,窗外篮子里的栀子花的香味,带着风雨的气息,随着两个女同事飘进了办公室。她们端来一个装有清水的塑料盆,摆在办公室的茶几上,然后放进几朵尚未开放的栀子蓓蕾,顿时盆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

纸上的故乡

□陕西宝鸡 张玉琴

翻开字典,故乡就在纸上呈现。

纸上的故乡,微妙,那么古老的一个村庄,在纸上行走,需要几十分钟,即可到达目的地。

纸上的故乡简单,像小朋友涂鸦。鸟儿,喜雀,画眉,狗儿,猫儿,鸡,顺着纸,东跳跳,西望望,开开心心的。

纸上的故乡,在山间水间,鸟儿在黎明前叨扰着安静的乡村,梦被惊醒,急忙爬起来,拉开门,跑出去,仰面朝天,双手放在胸前,大口大口呼吸着故乡山野间的负氧离子,身心在一种轻松自然和谐中达到了融合。

母亲一双手,将故乡耕耘得五谷生香。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母亲都能花样翻新,惊喜不断。她的针线活儿在故乡打头。做工平正,细发,耐看,绣的老虎布鞋,四姑五姨动不动请她去当师傅,从那里分针,又在那里起线,经她手指穿梭往来,老虎形象逼真,活灵活现地卧在鞋上面,她们说比买的好,更有特色。村里人家的大凡小事,婚丧嫁娶,非要请母亲去帮忙的,饭做得好暂且不论,主要是不惜力气,看见啥干啥,能干的往前冲,不能干的也要上,实实在在的那么个人。不像其他帮灶的,溜来溜去,藏东躲西,生怕自己多洗个碗,多走几步路,多干一阵活,这些做派,母亲看不惯,做人要本分,得人爱。人缘要好。她的话句句在理,听着舒服。

母亲始终心向善。讨饭的在门外喊大嫂大嫂或多或少打发点。积福积德,叫声飘进厨房,有时,锅里空了,她把自已端上正要吃的饭全倒给我,再给个馍。乞丐看看给得这么多,不停地给母亲磕头,嘴里好人好人重复着。乞丐常来,她

烟雨太湖

□东台 杨龙美

太湖是喧嚣的,那些水鸟每天都在现场直播多场大型音乐舞蹈剧;太湖是宁静的,像待字闺中的温婉女子,有着被诗书熏陶后的,超凡脱俗的美。而当我在傍晚登上踏板,步入那家水上餐厅,太湖又给了我新的感触。

那天下了蒙蒙细雨,好像是为了迎合我们这群诗人的诗意情怀,雨下得小而精致,像是一只只雀跃的蜻蜓。细雨布控的雨帘飘飘忽忽,湖水扯着它的边角轻轻摆动,是情意绵绵的,欲罢不能的,仿佛有浪漫动人的故事正在上演,且波澜起伏的情节渐渐展开。

江南的水只有和雨缠绵在一起时才更有韵味,更有情致。太湖也不例外。

微风轻起,痒痒的,心也跟着痒痒的,仿佛太湖水里有太多的精灵,它们把你从俗世中拽走,并且给你换上轻便的、带有羽翼的仙装,你便不知不觉地脱离了俗身,轻易地飞了起来。你的心海里波涛

从来不空打发。即使自个挨饿,也要舍食给他们。

故乡马车追着风跑。赶车的文爷,是生产队队长。常年经过村庄的土路,一车又一车的粮食送缴粮站,返回来,又载满车,给各家挨户送去。你捎的油,他买的锅,张要的锄头,李的铧,庄稼人居家过日子少不了,凡事求他代劳。他也习惯了,都包揽下来,样样挡回。

拉车的马,在寒冷的冬天,躺在马圈里,没有力气在挣扎着爬起,从外表看,马确实病得不轻,文爷虎背宽腰,说话音量高如喇叭,情急之下,他跑遍了村庄,寻兽医给马看病,赤脚医生杜强,用大针刺向马的全身,马还是没有动。文爷去山外请了最好的兽医,诊断后,神情严肃地说:马的生命剩下不多几日了,我无能为力。让马休息吧!劳累这么多年,够本了。你也甭难过。后来村庄咯噔咯噔的马蹄声消失了,空空的马车在文爷的院子里,无人动用,像一段无人记起的陈年旧事,在过往里飘忽。

故乡最深的记忆,是童年上村小,三公里路程,绕过五道弯,就这么一个人在山路上奔走,能说不危险吗?危险处处存在,可我们那时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害怕,林子里不时会蹿出一只惊慌的鹿,打量着独自奔跑的小女孩,它也奔跑着,将植被弄得嚓嚓,似歌在唱。村庄人住得零散,大家很少能结伴而行,放学后,小孩才会聚在一起,回自己的家。因此,这段路上,经常笑声一个接着一个,快乐时光,被甜丝丝的童音点燃。

故乡在纸上,连接着那些人事物,连接着一个村庄的命运。虚无的,有形的,模糊不清的,似是而非,有点影子的,都让一张纸遮遮掩掩。

翻滚,激情满怀。这个时候,健忘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,你忘了今夕何年,忘了姓甚名谁,忘了昨夜今晨焦虑的那些俗常事物,心变得空净而纯粹,眼里只有这微微荡漾的湖水,只有这雾蒙蒙的一片天。

远处的灯光影影绰绰,像一颗颗彩色的星星,镶嵌在灰色的夜空,又把倒影投在湖心,似乎要深入湖底探测湖泊深处的秘密,又像一根根流动的彩带,在湖里搅动出炫目的光影来,使天空和湖泊浑然一体,又各具特色。

深入太湖,你会变得像江南女子一样,走着碎步,说着吴侬软语,拖着意味深长的尾音,吃着酥甜精巧的美食。又仿佛你是仙女下凡,因为一场绕不开的宿缘,偶尔从太湖上飘过,遭遇一场人间爱情,从此成了一位依船而立的水一样的女子。

在那样的时刻,我突然觉得,做一滴这太湖的水,并且和天上的雨水有着心心相印的默契,也是一种很纯粹的的幸福吧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0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